

翻譯鼓書第一種

惡魔

高爾基著 魯迅譯



文藝工作事務所印行

275993

: 2 62 点

目錄

惡魔

古里M·高爾基

農夫

亞A·雅各武察夫

亞克與人性

巴·左視藝

工人

S·拉式摩

國立復旦大學新書室	學
NO.	
\$	



FUDAN JFZ0000055413B 復旦圖書館



(八一)

(五九)

(三六)

(二六)

(一)

力作嚴謹

新書

888878

W. 伐佐夫：

在沙漠上

..... (一〇八)

L. 倫末：

饑 餓

..... (一二〇)

M. E. 薩爾蒂珂夫：

鐵的靜寂

..... (一四四)

N. 略悉珂：

枯煤。人們和 火磚

..... (一五五)

F. 班菲洛夫，V. 伊連珂夫：

文藝部審議

本處審議

惡魔

M·高爾基

已收稿 檢成部 1942

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

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

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

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

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當這世界充滿了悲劇的時候，人們往往會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。

SWT 687/01

而且在這道路上，惡魔常在等候你們。他正是偉人翟提（Gottfried）所通知我們的，和我們最親近的惡魔……

我來談一談這惡魔吧——

惡魔覺得倦怠了。

惡魔是聰明的，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。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嘲笑的事象，在世上發生。例如，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刀子，去碰一碰他的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。仔細地查考起來，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，與其說是聰明，其實原是厚臉，留心一看，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，正如我們一樣。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。——我們雖然決不是孩子了，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很美的玩具，來看一看藏在那裏面的東西。

當昏暗的秋夜，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。他覺得倦怠，低聲吹着口笛，並且顧盼周圍，看能等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。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聽慣的歌來了——

素秋一來，

木葉亦辭枝，

火速而喜歡，

如雷風動時。

風蕭蕭地刮着，在墳地上，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咆哮。空中漸漸籠上了沈重的陰雲，用冷霧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。界內的可憐的葦樹呻吟着，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，枝柯摩撫着十字架，於是在全界內，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，和按佳似的呻吟——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。

惡魔吹着口笛，這樣地想了——

「倘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，死是覺得怎樣，倒也是有趣的。死人總浸透著溼氣……即使於痛風之後，得了魔力，……一定總是不舒服的罷……叫起一個死人來，和他談談天，不知道怎樣！一定可以散悶罷……恐怕他也高興罷……總之，叫他起來罷！唔，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，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……活的時候，是常常去訪問他的……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，算什麼事呢。這種職業的人們，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。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。但是，他在那里呢？」

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，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為止，也來來往往：徘徊了好些時……

「喂，先生！」他喊着，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。「先生，起來罷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從地裏發出了被按住看似的響。

「有事啊。……」

「我不起來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起來的？」

「你究竟是誰呀？」

「你知道我的……」

「檢查官麼？」

「哈哈哈哈！不是的！」

「一定……是警官罷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！」

「也不是批評家罷？」

「我——是惡魔呵……」

「哦——就來……」

石頭從墳裏面掀起，大地一開口，骸骨便上來了，完全是平常的骸骨，和學生解剖骨骼時的骸骨，看去幾乎是一樣的。不過這有些骸節，關節上沒有藏絲的結串。眼窩裏是閃爍着青色的燐

光。骸骨從地裏爬了上來，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，於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，仰起頭骨，用了青的冷的眼色，凝睇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。

「日安！你好呵！」惡魔說。

「不見得好呀，」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。他用低聲說話響得好像兩塊骨頭，互相摩擦，微微有些聲音一般……。

「請寬恕我的客套罷。」惡魔親密地說。

「一點不要緊的……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？」

「我想來邀邀你，一同散步去，就爲了這一點。」

「阿，阿！很願意……雖然天氣壞得很……」

「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。」惡魔說。

「那裏，我在還是活着的時候，是很惱着重傷風的。」

「不錯。我記起來了，你死了的時候，是完全冰冷了的。」

「冷，是當然的！……我一生中，就總是很受着冷遇……」

他們並非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。從著作家的眼裏，有兩道青光落在地上，給惡魔照出

這路來……細雨濛濛着他們，風自由地吹着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，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。

「到街上去麼？」他向惡魔問。

「街上有什麼趣味呢？」

「是人生啊，閣下。」著作家鎮靜着說。

「哼！對於你，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？」

「爲什麼會未必有呢？」

「什麼緣故？」

「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？人們，是總依照了勞力多少，來估計東西的……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志山的頂上，拿了一片石來，那麼，這石片之于人們，大約便成爲貴重品了……」

「實在是可憐的東西啊！」惡魔笑了。

「然而，也是……幸福者呀！」著作家冷然地答道。

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。

他們已經走出界內，到得兩邊排着房屋，其間有深的黯黑的一條路上了。微弱的街燈，分明

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。

「喂，先生！」暫時之後，惡魔開始說：「你在這裏，是在做什麼的？」

「住慣了墳的現在，倒也很耐得下去了……但在最初，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。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，竟將釘打進我的頭骨裏去。自然，那不過是小事……然而總是不舒服的。仗了我的頭的力量，雖然，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，但對於要加害於我的腦髓的欲望，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。後來，是蟲豸們光臨了。畜生！蟲豸們就慢慢地喚起我來。」

「那是毫不作怪的！」惡魔說。「那不能當作惡意，——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，決不是可口的東西呵……」

「我究竟有多少肉啊！那是不足道的！」著作家說。

「總之，非吃完這些不可，與其說滿足，倒是不舒服的命運哩……老話裏就有『說是爛東西會招蒼蠅呀。』」

「牠們明明吃得很可口的……」

「在秋天，墳地可潮溼麼？」惡魔問。

「是的。頗潮溼……但這也慣了……比起進來，倒是對於走過界內，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

各色各樣的人們相，却令人氣憤。上裏面，繪著的不知有多少……我自己……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，是都不動彈的——我沒有時間的觀念……」

「你在泥土裏，躺了四年了，不，不久，就要五年了哩。」惡魔說。

「是麼？那麼……這之間，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……是使我煩亂的訪問。該死的東西！他們裏面的一個，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，他跑來了，讀過墓碑銘，便斷然地說道，「這人死掉了……這人的東西，我什麼也沒有看過……但是誰都知道的名字呵——我的年青時候，有一個同姓的人，在我的街上玩著犯禁的賭博的。」就是你，也不見得高興罷。我是十六年間，接連地印在銷路很旺的雜誌上，而且活著的時候，就發表了三種著作的。」

「你死後，還出了第三版了哩。」惡魔說。

「請你聽罷！……其次，是來了兩個人，一個說，「唉唉！這就是那人麼？」——別一門便回答道，「是那人的呀。」——那人活著的時候，實在也是很時行的——他們那時行的……」——「不錯，我記起你了。」……「躺在泥土裏的，真不知多少人呵……俄羅斯的大地，實在是富於才幹呀……」這極地胡說着，蠢才們就走了……「蠢官不能增加墳地的熱度，我是知道酌。也並不聽頑宜溫言……無論那一體，都令人難受。多麼想罵一通小子們啊！」

「想是痛罵一場了罷。」惡魔笑了。

「不，那不行……二十一世紀一開頭，便連死人們也非忽然喜歡論爭不可……那是不成樣子的。就是對於唯物論者，也太厲害呀。」

惡魔又覺無聊，想了——

「這著作家，當活著的時候，總是高高興興，去參與新郎的婚禮和死人的葬禮的罷。在一切全都死掉了的現在，他的名譽心却還活在他裏面。在人生，人類究竟有什麼意義呢？只有他的精神，是有意義的。而且惟有這意義，值得賞讚和服從……唉，人類，是多麼無聊呵！」……

惡魔正要勸著作家回到他的墳裏去的時候，他的頭裏又閃出一種意見了。他們走到四圍圍着長列的屋宇的開朗的廣場。天氣低低地曩在廣場上，看去好像天就休息在屋脊上一樣。而且用了陰沈的眼，俯視着污濁的地面似的。

「喂，先生，」惡魔開口了，並且高興似的將身子轉到著作家那邊去。「你不想一會你的夫人：看她的什麼情形麼？」

「能會不能，自己是決不定的。」著作家緩緩地回答道。

「唉，你是從頭到尾死掉了呀！」惡魔要使他激昂起來，大聲說。

「唔，爲什麼呢？」著作家一面說，一面誇耀似的使他的骨節格格地作聲。「並不是我願意……是說，恐怕我的女人，不來會我了罷……即使會見我——也未必認識哩！」

「那是一定的！」惡魔斷定說。

「因爲我離家很久的時候，我的女人就不愛我了。所以這麼說的。」著作家說明道。

屋宇的圍牆忽然消失了，或者倒是屋宇的圍牆成了透明，好像玻璃了，著作家能够看見了體面的屋子的內部——屋子裏面，非常明亮，優雅宜人……

「多麼出色的屋子呵！倘使我買滅地住起來，恐怕至今還不會死掉……」

「我也中意了，」惡魔笑着說。「這屋子，並不化掉許多錢——大約三千……」

「呵……委還不貴麼？……我記起來了。我的龐大的著作，弄到了八百十五盧布……而這是幾乎做了一整年……但住在這裏的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」

「就是你的太太。」惡魔回答說。

「多麼……呵……多麼體面……說是她的東西……而且這位太太……那就是我的女人麼？」

「是的呵……你瞧，她的丈夫也在着哩。」

「她漂亮了……阿阿，穿的是多麼出色的衣服。是她的丈夫麼？是很庸碌的醜相的小胖子，

個看來倒彷彿是一個好好先生……實在好像是什麼也不懂的漢子似的！況且平平常常……然而那樣的臉，是爲女人們所心愛的哪……」

「倘若你願意，爲你浩歎」聲罷！」惡魔說，並且惡意地看著著作家那邊。但著作家却神往於這情景了。

「他們多麼暢快，多麼活潑！他們倆彼此玩樂着生活……她愛那男人不愛呢，你大約知道的罷？」

「唔唔，很……」

「那個男人是做什麼的？」

「時行雜誌的販賣人……」

「時行雜誌的販賣人……」著作家慢騰騰地複述了一回。於是暫時之間，不說一句話，惡魔看著他，滿足地笑起來了。

「喂，這些事，可中你的意呢？」他問。

「我有孩子……他們……是活着的。我知道。我有兩個孩子——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……那時候，我想過的——男孩子長大起來，是會成一個切實的人的罷……」

「切實的人，世上多得……世上所想要的，是完全的人。」惡魔冷冷地說。於是唱起勇壯的進行曲來了。

「我想——商人這東西，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。而我的兒子……」
著作家的空虛的頭骨，悲哀地搖了一搖。

「看一看那男人緊抱着她的樣子罷！他們正顯着稱心滿意之處哩。」惡魔大聲說。

「實在……他……那商人，是有錢的麼？」

「比我還窮。但那女人，是有錢的……」

「我的女人麼？她怎樣賺了錢的？」

「賣了你的著作啊。」

「呵呵，」著作家說。於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虛的頭骨，慢慢地點了幾點。「呵呵，原來！可見我大半也還在給一個什麼商人作工哩。」

「的確，那是真的。」惡魔滿足地加添說。

著作家望着地土，對惡魔道——

「領我到墳裏去罷。」

周圍都靜靜的，在下雨。空中罩着沉重的雲，像作家的格地描着骨骼，明快而拘束他的墳地裏去了，那屍體在後面，敬着那屍體的好調子。……，真是長官有一派。

Uni Versel - Diplomat 前同書者最喜其，出於一語，味之想（言草率國其譯文、

自然其讀者大概是身會滿足的。讀者有難處是年之真。其真為清是讀者而寫的人們，也很難合讀者的趣味了。前在此刻，因為我還沒有聽到關於地獄的事，讀者也許要覺得不滿。讀者讀和看死後要赴地獄，所以要在生前聽一聽那里的詳情。但可惜我關於地獄，却一點有趣的事也不能說。……，就因為地獄這東西，是不存在的——人們所容易地想起，描寫的火餓地獄這東西，

是不存在的。但論是充滿着恐怖的事情，我却能够講。……

醫生對諸君一說「他死了」，便立刻地……諸君跨進了無限的見解的領域。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意識的領域。……，——其意對門的開着，……，諸君跨進了無限的見解的領域。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意識的領域。……

諸君跨進了無限的見解的領域。可憐的人生，就如車輪的旋轉一般，在諸君的面前展開去。從意識到的第一步，到諸君的人生的最後的瞬間，人生動得太慢，於是人們絕望了。諸君將知道在生前暗暗地對在自己之前的一切，便是諸君生前的虛偽和謎樣的罷。對於一切思想，諸君將陽行詳審，注目於各各錯誤的步伐的罷。……諸君的金生活，將在一切個體裏從新復活的罷。……

第一知道諸君所曾經走過的道路，別人也在行走，雖然他相擠，相欺，則諸君的苦惱，他還要加坐，他的痛苦，而且諸君還將覺得，明現，即使撇了這些一切事，結局他不過和時髦一同，體驗到這意，這樣虛虛的沒有靈魂的生活，是怎樣地痛苦的罷。

即使諸君看見了別人的疾苦，他們的憂戚，諸君也不能馴服他們，諸君自己不能開一句口，也不能有什麼法，——援救他們的願望，將在諸君的精神裏，毫無結果而消掉的。……

諸君的生活，這樣地經過千諸君之前。而人生一到終局之際，那經過便又從新開始。諸君將常常看見……諸君的認識的勞作，將沒有窮期……決沒有窮期……而諸君的可怕的苦惱，是萬

萬沒有終局的。

……

……

自筆致較為生硬，重譯之際，又因為時間匆促和不愛用功之故，所以就更不行。配得……

Uni Versal - Bibliothek 的同作者短篇集裏，也有這一篇，和德之歌（有章素園君譯文，

在黃花集中）是同包括於一個總題之下，可見是萬官一流。

……